

源頭活水。秋英揚名

「問渠那得清如許，爲有源頭活水來。」方塘一泓，照徹雲影天光，由於源頭活水不斷湧來，才得如此波光激盪。

張大千自幼受母親及姐姐的薰陶，稍長後經過二兄張善孖的耳提面命，親自教導，後來再從曾、李二師處領受教益，加上自己酷愛大自然的山水水色，以及臨摹古人的名蹟，最後到了自我頓悟的階段，就如同禪宗得道一般，撥去雲翳，直指本源，在繪畫上的天才，忽然間璀璨逼人的展露了出來，使得張善孖亦爲之驚詫不置。

以畫虎聞名全國的張善孖，生就一副才子兼志士的個性，張家先世原係經營鹽業致富，他們的尊翁張懷忠字悲生這一代更上層樓，經營了許多其他生意，遂使家道殷富，幾可敵國。張善孖比張大千大十七歲，清末民初曾經參加革命及反袁工作，當過旅長、知縣、鹽官、國務院參議，不過五、六年工夫，他的才子作風與官場的氣氛格格不入，遂辭官回蜀，奉母課弟，不再作白雲出岫之念。

師事遺老專研詩書

詩、書、畫原是一體之三面，成爲中國文人表現才情的特色。詩人能够獨行其是，書法家便需要具備

詩人的素養，方可進入更高一層的境界；而畫家更需要兼備詩人與書法家的造詣，始能登峰造極，睥睨藝林，這也就是「畫匠」與「畫家」區別之所在了。張大千投入曾熙與李瑞清門下，就是爲了在作詩、寫字上再加磨礪。

曾熙字子緝，號俟園，入民國後自署農耨，湖南衡陽人，他是光緒二十九年二甲第二十一名進士，其時科舉將廢，國外留學生紛紛回國擔任政府官員，科舉出身的人物反而受到冷落，不但當不上優先派任的虎頭班知縣，就連補上個起碼的部員也難如登天，就這樣幾年下來，大清皇朝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，這些擁有科名的士子，也就樹倒猢猻散了。

當時的滿清遺老，抱着不食周粟的態度，就近逃到青島，或更南行至上海，託庇於租界之中，醉生夢死的繼續着他們「盛朝」歲月的生活方式，奉行「宣統」年號，留着辮子，穿着長袍馬褂，一天到晚往返酬應，儼然仍舊是滿清皇朝的世界。

李瑞清字仲麟，號梅庵，江西臨川人，由進士點翰林，官至江蘇提學使。辛亥革命那年，脫下了官服，把辮子盤在頭頂，加上一頂黃冠，穿上道袍，才避過一般人的耳目，逃到了華洋雜處的十里洋場隱居下來。

李瑞清在江蘇提學使任上，曾創辦了一所「兩江師範」，民國後改爲「東南大學」，亦即「中央大學」的前身，南京「中大」校園內還有紀念他的「梅庵」呢！

滿清的遺老，境況各有不同，有的曾任達官顯宦，宦囊極豐，生活豪奢不減當年；有些則是擔任清貴的官職，兩袖清風，捉襟見肘，像李瑞清就是屬於後者的代表人物，上下五十幾口人，面對龐大的開支，不得不乞靈於「鬻字」以自給了；然而照樣維持着相當的排場，譬如說他的「門房」，總還是以「藩臺大人」的門房自居，始終不肯自貶身價。

曾熙與李瑞清當年在上海的書法是赫赫有名的，李瑞清曾經漫遊黃山，看見山勢及雲海忽有所悟，遂跳出桎梏，揮灑自如，基本上他比較擅長「魏碑」的北宗，但是曾熙卻兼擅南北兩宗，爲了尊重李老，始終自號南宗，因而有「南曾北李」之說。

三百螃蟹敬老師

曾熙對於李瑞清不止是非常敬重，而且簡直已到了十分體恤的程度，把許多求字或求教的人，都轉介到李瑞清那裏，俾使他增加「潤筆」及「賞禮」的收入。爲什麼曾熙會如此體貼仁厚呢？那是因爲李瑞清的科名較早，而且在滿清遺老的圈子裏，對曾熙這個後起之秀也極盡提攜之力，曾熙感恩圖報，處處迴護李瑞清，張大千就是在曾熙的這種心態下，再拜清道人李瑞清爲師的。

張大千原本就出生在一個講究美食的家庭，後來又遇見了胃口奇佳的李瑞清老師，藝林傳言清道人日進百蟹，據張大千說還不止此數呢！有一次偶得螃蟹三百隻，李老師兩天就吃完了，算起來一天就吃掉了

一百五十隻螃蟹，食量之驚人，令人嘆為觀止。張大千自從親炙李老師以後，更促使他講究吃、懂得吃，而且樂於談吃。

李瑞清常對張大千說：「黃山看雲，泰山觀日，實屬平生快事！」後來張大千遍遊名山大川，就是受到這位李老師的影響，至於他愛好收藏古人名蹟，卻是受到曾熙老師的強烈鼓勵。他原本就認為一個人要用錢，才會使這些銅臭之物變成「雅媒」，換來錦衣美食、高堂華廈、名花奇石，尤其是古人名蹟，好在他家裏有的是錢，可以不斷的源源供應，然而有一次卻因為緩不濟急，幾乎使他下不了枱面。

曾師資助八百大洋

那一次是他看中了一位江西籍的老畫家收藏的一批字畫，因為家有特殊用度，不得已而忍痛割愛，雙方議定以銀元一千二百成交，先付定洋四百，贖下的八百元等四川家裏匯款前來；左等右等，正在無計可施之際，曾老師突然及時出現，漫不經意的說：「你不是買了一批人家收藏的珍品嗎？是不是還差八百大洋？這樣好了，我昨天剛好收到一個晚輩送你師母的壽禮有一千塊錢，留兩百給你師母，她就很高興了，這八百元就先給你應急好了！」張大千如釋重負及感激之情，那就不必說了。

有一段時間，張善孖與張大千兄弟住在風光明媚的蘇州。蘇州是古代長江下游著名的都市，也是現代太湖一帶經濟和文化的中心，整個城市建築在河流港汊之上，橋梁之多，式樣之美，冠絕全國，他們兄弟

就住在著名的「網師園」中。

「網師園」是南宋時代史彌遠所建，清康熙時代售予瞿姓人家，故又稱爲「瞿園」。太平天國之亂後，又屬於曾國藩得意門生李眉生所有，一度且成爲江蘇的「藩臺府」。再後來到了民國以後，奉張系統勢力大舉伸向東南，江蘇督軍奉到張作霖的命令，要找一處蘇州的名園供他的恩師張錫鸞養老，於是「網師園」便成了張氏的產業。張大千與張錫鸞的兒子張師黃是要好的朋友，知道「網師園」正空着，於是便借來居住了五年，這時正值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後。

「網師園」內亭臺樓榭，花木扶疏，張大千兄弟在園中賦詩作畫，座上客常滿，樽中酒不空，名流雲集，切磋琢磨，張大千的藝事也於焉更加大進。

張善孖以畫虎稱霸藝壇，爲求逼真起見，「網師園」中便養有老虎兩隻，善孖自號「虎癡」，更以馴虎聞名字內。他畫老虎可以從任何一個部位開始，虎頭或虎尾、虎肩、虎爪、虎斑、虎眼絲毫畢現，栩栩如生，慣於當場揮毫，觀者如堵，畫得愈爲起勁兒；所到之處，佳評如潮，國內報章上讚稱：「山君的氣魄，在張善孖筆底橫生！」外國報刊上也說：「張君畫意有古風，實爲中華精神之展現！」

後來抗日戰爭爆發，張善孖在歐美鼓吹抗日不遺餘力，最爲人熟知的是他所繪的猛虎十八頭，或怒吼、或雄視、或盤踞昂首、或跳躍奔跑，神態不同，各具偉姿，寓意是說中國十八行省一齊努力抗日，並題以：「雄大王風，一致怒吼，威撼山河，勢吞小醜！」外籍人士看過這幅巨構的人，都爲之感動不已。

秋英會上藝驚四座

早在民國十二年前後，張大千的詩、書、畫已經有了相當的氣候，因為家裡既不需要靠他賣畫賺錢，更由於總以為自己還在學習階段，不肯輕易將自己的作品示人，因之大家只知道有個畫虎的張善孖，並不知道有張大千其人。

當時上海文人雅集有所謂「秋英會」者，以賞菊吃蟹、吟詩繪畫為主，張善孖是「秋英會」上的鋒頭人物，就在這一年帶着張大千一同去赴會，會中有集錦繪畫，命題吟詩，張大千都能得心應手，使得大家頗為驚奇於張家的這位小老弟之才情，一個個對之稱許不置，而譽為難得一見的奇才。據說這一次聚會最受矚目的有三個年輕人，一個是鄧曼青，一個是謝玉岑，而評價最高的要算是張大千了，報刊騰載，一夕之間名揚全國。

為了安心作畫，不受外界干擾，因此準備找一處山明水秀的地方隱居起來，而且最好不要太過偏僻，能夠與上海隨時互通消息，鬧中取靜，怡情遣性；然而說起來容易，做起來卻十分困難，幾年以後才遇到了張師黃，以同宗之誼過從甚密，這便是張氏兄弟居住在蘇州網師園的機緣，這已經是張大千成名以後好幾年的事了。

仿石高手。聳動藝林

張大千雖然在「秋英會」上揚名，但他真正聳動藝林，全天下爲之矚目，卻是他以假亂真，仿造石濤繪畫的極端成功，使得許多富商巨賈，甚至藝苑名流都被其愚弄。

張大千由崇拜石濤、研究石濤、臨摹石濤到僞造石濤，確實下過一番精深的功夫，然則石濤究竟是何許人呢？石濤也就是道濟和尚，號清湘道人，還有大滌子、苦瓜和尚、瞎尊者都是他慣用的別號。

石濤原名朱若極，係明代宗室靖江王之後，明朝滅亡時他只有十五歲，不久便出家當了和尚，雲踪飄忽，四處漫遊，瀟湘、洞庭、廬山、黃山、西湖、揚州、金陵都是他流連忘返的地方；這些山水勝景，羅織成他胸中的峯巒溝壑，進而渲染到紙上，突破古人的成法，遂在清代初期的畫壇展現出璀璨的華彩。

明清兩代多重臨摹，遵循古人法則，不敢稍有違誤，石濤則認爲：「我之有我，自有我在，古之鬚眉，不能生在我之面目；古之肺腑，不能安入我之腸腹。」更感慨的說：「古人未立法之先，不知古人法何法？古人既立法之後，便不容令人出古法！」因此他大聲疾呼要師古人之「心」，而不可一味的師古人之「跡」，所以便立定志向要打破成例，獨創自己的風貌。在他最早的山水畫冊上，曾有題跋云：

「畫有南北宗，書有二王法」。張融有云：「不恨臣無二王法，恨二王無臣法。」今問南北宗，我宗也？宗我也？一時捧腹曰：「我自宗我法。」

筆意縱橫，脫盡往古畫家窠臼，痛快淋漓，沉毅有力，石濤流傳後世的作品，不但對清代畫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，更爲達官貴人、名家富戶所百計蒐羅珍藏；張大千先後看到過及收歸已有的石濤作品不下四百幅，遂使他成爲鑑賞石濤的權威；更以「玩世不恭」及「我亦能之」的心理，運用他的天才和智慧，仿造石濤的繪畫，遂使他成爲了聳動藝林的「仿石專家」。

李梅庵老師的三弟李筠庵爲了家累過重，常造些假畫賣錢，仿照石濤的畫風、畫意、設色、布局、題款、印章甚至還要物色清代初年的紙張，更須要在「裝裱」及「作舊」上精心處理，才能臻於以假亂真的地步。

由於師門之誼，張大千口稱李筠庵爲「三老師」，實際上他們二人是介乎師友之間的關係；耳濡目染之餘，張大千也試着仿製石濤的繪畫，由於他比李筠庵更具功力，因而更顯得石濤三昧。初期只是題上「大千張爰仿石濤」，大家都覺得他模仿的幾可亂真，但是由於那一行「題款」，就使其價值大打折扣了。

明明是不分軒輊的筆墨，何以題上真名便不值錢呢？張大千百思不得其解，他的三老師李筠庵剖析道：「這個道理很簡單，那是因爲你的名氣沒有石濤大啊！」三老師更激之云：「實際上你的畫與石濤已經到了不相上下的地步，因爲是仿作，還要忍受外人橫加批評，硬說如何如何的不及石濤，豈不令人氣結！」結論是：反正上海有錢的人多得是，何不以石濤的真跡出現，賺他富商巨賈幾個冤枉錢有何不可。對於有錢有閒，性喜揮霍，而又愛好附庸風雅的人，投其所好，而又取不傷廉，何嘗不是一件各得其宜的

事呢？

真真假假大洋萬元

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，張大千認識了上海地皮大王程霖生，位於愛文義路的巨大宅第中，廳堂上掛滿了琳琅滿目的名人書畫，並有意把其廳堂改名爲「石濤堂」，正在物色一張石濤的巨構作爲「鎮堂之寶」；於是張大千便畫了一張二丈四尺長的石濤山水，拐彎抹角的找到一個有名的書畫掇客去向程霖生兜售。

程霖生果然愛不釋手，但是「開價五千大洋，少一文不行」，在當時八塊大洋就能吃一桌魚翅大席的行情來看，着實不是一個小數目了；爲了慎重起見，特別把石濤鑑賞名家張大千接來評鑑，不料張大千只約略一看，便斬釘截鐵的說：「假的！」更補充着說：「山勢太弱，樹木太嫩，那裏有大滌子的氣勢！」

眼看到手的一筆財富，被張大千三言兩語弄砸了，表面看起來張大千不是自己塌自己的臺嗎？其實一點兒也不，經過巧妙的安排，第二天這個書畫掇客又到了程府，說什麼萬分抱歉，昨天的那幅畫被張大千買去了；並解釋說張大千一時看走了眼，經過仔細審視，才發現確實是石濤的真蹟。於是好說歹說，程霖生終於花了加倍的價錢，以一萬元大洋，才購得了這幅仿製的石濤山水。

得之於畫，亦用之於畫；張大千既然有了錢，便到處收購購石濤的真蹟。據說石濤流傳後世的作品總數大約不到七百幅，張大千先後收藏的便有五百幅之譜。看得多了，加上他的驚人才情與功力，仿製出來的

石濤繪畫自然無人能比，簡直是無往而不利，許多名家都被他蒙在鼓裏，北方最有名望的畫家兼收藏家陳半丁便是其中的一個。

有一次陳半丁新獲一冊石濤的畫頁，特地邀請當時的北平藝林名家陳師曾、王雪濤、徐燕孫等人前來欣賞。張大千恰於此時以南方新近崛起的畫家，抱着遊覽、觀光、見學及「鍍金」的心情，來到了全國藝術殿堂的北平；藉着畫家汪慎生、金拱北與周養庵的推介，開始在舊京打天下，也應邀到了陳府，觀賞難得一見的「石濤畫冊」。

及至陳半丁小心翼翼的從內室捧出一個鏤刻精美的紫檀木畫匣，鄭重其事對大家說：「新近獲得石濤的精品一冊，不敢私自私珍，特地拿出來與諸友好共同欣賞。」

燕京賞畫冒犯前輩

張大千在這一羣畫壇前輩之中只算是後生晚輩，只有擠在外圍遙遙觀賞的份兒，由於他年輕眼明，看見上題「金陵勝景」，心中便有了幾分懷疑，等到陳半丁又翻了兩頁，張大千不覺脫口而出道：「原來是這個冊子啊！是我畫的！」

真箇是語驚四座，主人家更是大為不悅，大夥兒都認為這個年輕氣盛的後生晚輩竟然如此荒唐，口出大言，唐突前輩，一個個面露狐疑之色；張大千不慌不忙的朗聲道：「第一頁畫的是什麼？第二頁畫的是

什麼？第三頁畫的是什麼？以及何處題款，款作何語？何處用印，印文爲何？我都一清二楚，如果不信，我一邊說，請諸位前輩逐頁對照如何？」

於是，張大千一五一十，如數家珍的往下說，陳半丁與衆人一頁頁的往下翻閱，居然絲毫無訛，在座的人愈看愈驚，陳半丁更是愈聽愈氣，慌亂之間連老花眼鏡也掉在地上打碎了。

陳府的聚會在這尷尬的場面中不歡而散，張大千此舉無疑是向當時的權威挑戰。陳半丁畫了三十年石滄，在北中國的畫壇上有一言九鼎，舉足輕重的分量，如今竟然輕易地栽在一個後生小子的手裏，心裏的窩囊勁兒，實在是難以言喻。張大千眼看冒犯了畫壇前輩，而且是短時期內無法彌補及解釋的狂狷行爲，遂儘快的結束了燕京之行，又回到了他發跡的上海。

訪問北平之行，看起來似乎是鎩羽而歸，事實上他真正開始得到北方畫壇人士的注意，確實是由此開始；由於他向權威挑戰的結果，已不止達到了原先「鍍金」的目的，而且更超額的震驚了北中國的藝林，產生的效果已遠遠的凌駕了當初的希望。

以假換真兩廂情願

如果說唐突陳半丁是屬於向權威挑戰的性質，那麼愚弄黃賓虹便是屬於有意的報復行爲了。黃賓虹是滬上著名的收藏家及鑑賞家，對於石滄的畫素有研究而且更酷愛若狂。有一次張大千曾向黃賓虹求借一幅

石濤的精品仔細臨摹研究，卻被黃賓虹拒絕了；這原是收藏家常見的個性，有些人不但不肯將自己收藏的書畫借人，甚至還不肯輕易的出示給人觀賞呢！

事有湊巧，張大千仿製的一幅石濤，無意間在曾熙的案頭被來訪的黃賓虹看到，並一再說：「這一幅是石濤精心之作，非識者不能辨也。」於是立意要據爲己有，曾熙就要他與張大千直接商量，張大千心中暗自高興，祇說：「您老人家既然如此欣賞這幅石濤，看樣子又不得不割愛了，但是這不是價錢的問題，如果您老同意的話，就以我的這幅石濤換您那天不肯借給我的那幅石濤如何？」

原以爲祇是試探性的出個難題罷啦，卻不料黃賓虹立刻答應交換，就這樣張大千的「假石濤」，換了黃賓虹的「真石濤」。事後張大千解釋說：「以畫易畫，雙方協議，黃先生輸的是眼力，這是他自己找的，也怪不得誰！」

有一次張大千漫遊津沽，在書畫名家羅振玉家中看到了一幅石濤的條屏，張大千認爲並非石濤真蹟，羅振玉自認絕不會看走眼，而且有許多東瀛的朋友高價求他轉讓他都不肯，如今竟然有人說此畫有問題，不由得勃然大怒，咆哮着直說：「無知後生，狂妄之至！」

受到此番折辱，張大千挖空了心思，經過刻意的安排，一定要給羅振玉一個難堪，使他吃虧上當而又莫可奈何！張大千揣摩羅振玉的心理弱點，工筆細膩的繪製了四幅「斗方」，這種畫是屬於一種繪畫中的「小品」，難登大雅之堂，大都掛在不顯眼的書房或臥室，作爲補壁及裝飾之用；因爲羅振玉算盤打得十

分精道，若是山水巨構，動輒萬兒八千大洋，羅振玉是不會輕易上鈎的。

四幅斗方愚弄名家

這四幅「斗方」中，畫的盡是鳥獸蟲魚，有一幅老虎恰巧應了羅振玉的生肖，大大可以激起他據爲己有的念頭；而且仿製品多半是大幅的中堂或手卷，沒有人願意假冒這種不起眼又不值錢的小「斗方」，就是因爲羅振玉太聰明了，結果反而被更聰明的人結結實實的騙了一次。

事先張大千曾同書畫商人講明，立意要使羅振玉受騙，於是製造空氣、碰動畫壇、往返磋商、看畫議價，最後到銀畫兩訖，嚴絲合縫，絲絲入扣，終於不着痕跡的使羅振玉吃了一次大虧。

羅振玉還自以爲物美價廉，得意之至，於是大宴親朋同道，酒酣耳熱之際，拿出這四幅「斗方」。主人當衆誇耀，賓客讚不絕口，張大千亦在被邀之列，故意悄悄的但是又欲蓋彌彰的對羅振玉說：「羅老，我看這四幅斗方有點靠不住！」羅振玉一看又是張大千在觸他的霉頭，於是沒好臉色的怒斥道：「簡直是胡說白道！」

賓客們正在竊竊私議之時，張大千又是故作神秘的把羅振玉拉到一邊說：「這都是我畫的啊！」說着從衣袋抽出畫稿與圖章，竟與「斗方」上絲毫不爽，羅振玉回頭看看衆人，大家正目不轉睛的注視着他們；登時之間，弄得一向以鑑賞名家自居的羅振玉汗流浹背，面色灰白，踉踉蹌蹌的逃到書室，好一陣子才出

來覲覲的送客人散去。

上下千年融會貫通

石濤的畫盡得宋、元兩代精華，用筆豪騁，才力縱橫，張大千極力揣摩，已至以假亂真的境地，甚至青出於藍而更勝於藍。陳定山說：「張大千是一個聰明人，他從石濤起家，又把石濤一口氣吞入腹中搗個稀爛，吐得出來，化作唐宋元明千百作家。」張目寒也說：「大千並不拘於石濤，他一步一步而上溯唐宋元明，縱橫百家，恣意臨摹，取唐人的樸厚，宋人的法度，下至元明的筆墨意境，上下千年，融會貫通之。這不僅是常人所不能為，而且是中國畫史上所沒有的人物。」說得一點兒也不錯，以張大千的才氣，自然不會以石濤為滿足，自然是要擷英拈蕊，廣採中國繪畫的精華，進而更予以發揚光大，展現出元氣淋漓的蓬勃生機；這在他中年以後果然都作到了，連日本人都推崇他是中國畫的復興人物呢！

有一段時間張大千真就心臨摹石濤的畫太多了，生怕跳不出石濤的窠臼；因而努力開始走自己的道路，強調師古而不泥古，即使是在臨摹研究的初期，也要具有一種批判性的態度。這是他的經驗之談，在模仿石濤的初期，他是從未想得到的，一味的追求「形似」和「神似」，終於使他成爲「石濤專家」。他仿製的石濤畫不計其數，當然也爲他賺來了大量的財富，雖然說這些都是遊戲筆墨，但也是他一生惟一最受清議批評的地方。

當初張大千臨摹石濤的繪畫，幾至廢寢忘食的情況，及其開始仿製惟恐其不精，更以「頑童」似的性格遊戲人間，捉弄程霖生、調侃陳半丁、唐突黃賓虹與報復羅振玉，其目的歸結起來只有一個，那就是用事實來證明「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世人風靡石濤繪畫，予照樣能够模仿得一模一樣。」這個願望他果然是百分之百的達到了，不但國人收藏了許多張大千仿製的石濤繪畫，就連世界各大博物館，一向長於科學方法評鑑古畫，同樣的也收藏了一些張大千仿製的石濤作品呢！

石濤專家自承騙子

張大千是石濤專家，已爲舉世所公認，至此張大千才猛然省悟他自己究竟在那裏呢？於是便開始再一次的突破，他要努力走自己的道路。後來有人以他早年所臨摹的石濤一幅中堂請他題跋，他感慨萬千的題了兩句詩云：「昔年唯恐其不入，今則唯恐其不出！」最能表現他一心一意改弦易轍的態度及心情。

張大千從不掩飾他是仿製石濤繪畫的能手，有一次甚至十分爽直的對名記者謝家孝說：「你們新聞記者見人閱世雖多，但騙人的事你們可沒有我見得多，我自己就是騙子！用紙用筆的騙子！」他自己說得如此率真，反而使人覺得他的長處及優點太多，這些小疵似乎是無傷大雅的。

幸虧在中年以後，張大千決心要畫自己的畫了，因此才一次再一次向前躍進，向上躍昇，贏得「五百年來一大千」的美譽，以及世界級的藝壇大家的肯定。